## 我的前半生

人類文明的推進，無不仰賴於發明。發明，是人類靈魂深處的創造性火焰，一縷縷地燃燒，照亮了黑暗。發明之究極目標，乃欲完全掌控心靈對物質世界的駕馭之權，將自然之力化為人類需求的僕從。這，正是發明者肩負的沉重使命。他們常遭世俗誤解，功績不彰，然而，他們在揮灑天賦的喜悅中，亦明白自身屬於一個特殊而尊貴的種族，其存在對人類至關重要，否則人類早已在與無情自然元素的抗爭中滅亡。這份覺悟，便是他們最大的回報。

這份無與倫比的喜悅，早已融入我的生命。多年來，我的日常幾乎等同於持續的狂喜。世人皆以為我勤奮，或許我是，若將思想視為勞動的話，因為我幾乎將所有清醒時光都奉獻於此。然而，若將工作理解為遵循嚴苛規範，於特定時段完成的明確表現，那我或許是世上最懶惰之人。任何強迫性的努力都需要犧牲生命力，我從未付出此等代價。相反地，我從思想中汲取養分，它滋養著我，使我生生不息。

為了要讓這篇即將刊載於《電氣實驗家》、專為年輕讀者寫的文章能首尾呼應，我必須回溯青春期的記憶。那些曾經形塑我人生軌跡的環境與事件，如同一道道逆流，將我拉回那段時光。

最初的嘗試，純粹是本能的驅使，一股生猛的、無拘無束的想像力在作祟。隨著年歲漸長，理性開始介入，我們變得井井有條，設計感也越來越強。然而，那些早期的衝動，縱使當時未見成果，卻是最為重要的，它們或許就成了我們人生軌跡的最初刻畫。如今，我總覺得，若能理解並培養這些早期的衝動，而不是一味壓抑，我留給世界的貢獻，將更添幾分實質。只是，直到成年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竟是一位發明家。

這一切，緣起於種種難以言喻的因緣際會。首先，我的哥哥，天生異稟，如同一則生物學的難解之謎，他那早逝的命運，如同一根刺，深深扎進了父母的心。我們曾擁有一匹阿拉伯良駒，由一位摯友相贈。牠有著近乎人類的靈性，是我們全家人愛護的寶貝。牠曾在一場驚天動地的意外中，救了父親一命。那是一個寒夜，父親緊急被召去執行任務，途經狼群出沒的山區時，馬匹受驚失控，將他拋落雪地。牠渾身是血，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卻又彷彿受到召喚，毅然衝回現場，在搜救隊抵達前，已陪伴著父親重回馬背。父親渾然不知自己已在雪地裡躺了幾個小時。然而，這匹馬，也成了哥哥命運的悲劇之源。我親眼見證了那場意外的慘烈，儘管已過去了五十六年，那景象依舊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腦海。回首哥哥的成就，我的所有努力都顯得黯淡無光。

Anything I did that was creditable merely caused my parents to feel their loss more keenly. So I grew up with little confidence in myself. But I was far from being considered a stupid boy, if I am to judge from an incident of which I have still a strong remembrance. One day the Aldermen were passing thru a street where I was at play with other boys. The oldest of these venerable gentlemen — a wealthy citizen — paused to give a silver piece to each of us. Coming to me he suddenly stopt and commanded, "Look in my eyes." I met his gaze, my hand outstretched to receive the much valued coin, when, to my dismay, he said, "No, not much, you can get nothing from me, you are too smart." They used to tell a funny story about me. I had two old aunts with